



学科导航4.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

田中禾的散文：《河的记忆》

<http://www.fristlight.cn> 2007-09-14

[作者] 田中禾

[单位] 河南省文联

[摘要] 我几乎记不得父亲。我只记得一具乌黑的庞大的棺材，被许多人抬上牛车，大哥肩上扛着一支白花花的很好看然而又很令人害怕的幡杆。我记得在我常常玩耍的小楼上大箩大箩地堆着油馍，吃得人人反胃。还有熏得呛不过气来的烧纸的浓烟，震耳的鞭炮声，和人人头顶上缠着的白布。

[关键词] 田中禾;散文;河的记忆

我几乎记不得父亲。我只记得一具乌黑的庞大的棺材，被许多人抬上牛车，大哥肩上扛着一支白花花的很好看然而又很令人害怕的幡杆。我记得在我常常玩耍的小楼上大箩大箩地堆着油馍，吃得人人反胃。还有熏得呛不过气来的烧纸的浓烟，震耳的鞭炮声，和人人头顶上缠着的白布。好长好长一段时间，我坐在柜台里，看妈妈忙忙碌碌卖货。她脸上总是带着微笑，同乡下人很谈得来。有人抚着我的头问：“你爹呢？”我说：“装进一个大盒子，让车拉走了。”母亲望着我，凄然地笑。天不亮，母亲就从我身边消失，那时候被窝正暖和呢。我睁开惺松的眼睛，看母亲把灯碗里的灯草挑亮，窸窸窣窣扣上老蓝布褂子的布扣，戴上黑风帽。——我喜欢那风帽，披在肩上，下巴处有两个布扣子，母亲的脸被镶成鸭蛋形，很庄重，很威严。“好好睡，我上码头。”母亲咳着，吹灭灯，堂屋门发出吱嘎的响声，脚步在院里砖地上蹀躞。后来我心里躁动起一个念头，在母亲脚步声消失后，就偷偷起床，赶到码头，跟在母亲身后。那时辰，天上星还在明亮地闪烁，通向西河码头的长长的街筒黑乌乌一片，商号的门廊里点着灯笼。人影幢幢，连说话声也像唧唧啾啾的梦幻。石砌的埠头湿漉漉地伸进河下，通向一个幽冥的世界。河上晨雾弥漫，茫茫一片。灯笼，人影，船桅，呼喊的号子声，沿埠头抬上来的笨重的货物，这一切构成一个浑厚神秘的画面。母亲就站在那黝黑的河岸上，河风冷凛地吹过来，吹动她的衣角。她又瘦又高，像一条影子。我钻在母亲腋下，捉过她冰凉的手，贴在嘴唇上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说，揽紧我，“别乱跑。”母亲并不急着上前买货，她绕前绕后，看着，同熟人打着招呼，然后靠在货栈柱子上，同行里人搞生意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天忽然亮了。码头上的一切好像突然从一团乌云里钻出来，清晰地明艳地出现在早晨的阳光下。于是，我看见清亮的唐河，蜿蜒着，从天的一头，绕进绿色的丛莽中。我看见密密的桅杆像树林一样高高插在天幕上。拱着舱篷的大船，头挨头浮漾在码头下，船底涌起泡沫。我看见窄窄的木板桥，乡下人担着担子，牵着小孩，三三两两从河西走过来。阳光照在母亲瘦削的面颊上，她的眼睛那样明亮有神，风帽的扣子解开，嘴里哈出雾气。她笑着，从容地领着自己采到的货。我便永远记住这早晨的河，母亲的河。



